

卷第四百九十六 雜錄四

趙存 嚴震 盧杞 韋皋 陸暢 馬暢 吳湊 袁修 李勉 於公異
邢君牙 張造 呂元膺 李章武 元稹 於頔 薛尚衍
趙存

馮翊之東窟谷，有隱士趙存者，元和十四年，壽逾九十。服精術之藥，體甚輕健。白云：父諱君乘，亦享遐壽。嘗事充公陸象先，言充公之量，固非凡可以測度。充公崇信內典，弟景融竊非曰：「家兄溺此教，何利乎？」象先曰：「若果無冥道津梁，百歲之後，吾固當與汝等。萬一有罪福，吾則分數勝汝。」及為馮翊太守，參軍等多名族子弟，以象先性仁厚，於是與府僚共約戲賭。一人曰：「我能旋笏於廳前，硬努眼眶，衝揖使君，唱喏而出，可乎？」眾皆曰：「誠如是，甘輸酒食一席。」其人便為之，象先視之如不見。又一參軍曰：「爾所為全易，吾能於使君廳前，墨塗其面，著碧衫子，作神舞一曲，慢趨而出。」群僚皆曰：「不可，誠敢如此，吾輩當斂俸錢五千，為所輸之費。」其二參軍便為之，象先亦如不見。皆賽所賭，以為戲笑。其第三參軍又曰：「爾之所為絕易，吾能於使君廳前，作女人梳妝，學新嫁女拜舅姑四拜，則如之何？」眾曰：「如此不可，仁者一怒，必遭叱辱。倘敢為之，吾輩願出俸錢十千，充所輸之費。」其第三參軍，遂施粉黛，高髻笄釵，女人衣，疾入，深拜四拜。象先又不以為怪。景融大怒曰：「家兄為三輔刺史，今乃成天下笑具。」象先徐語景融曰：「是渠參軍兒等笑具，我豈為笑哉？」初，房瑄嘗尉馮翊，象先下孔目官黨芬，於廣衢相遇，避馬遲，瑄拽芬下，決脊數十下。芬訴之，象先曰：「汝何處人？」芬曰：「馮翊人。」又問：「房瑄何處官人？」芬曰：「馮翊尉。」象先曰：「馮翊尉決馮翊百姓，告我何也？」瑄又入見，訴其事，請去官。象先曰：「如黨芬所犯，打亦得，不打亦得；官人打（「打」原作「官」，據明抄本改）了，去亦得，不去亦得。」後數年，瑄為弘農湖城令，移攝閔鄉。值象先自江東征入，次閔鄉，日中遇瑄，留迨至昏黑，瑄不敢言。忽謂瑄曰：「攜衾綯來，可以霄（「霄」原作「賓」，據明抄本改）話。」瑄從之，竟不交一言。到闕日，薦瑄為監察御史。景觸又曰：「比年房瑄在馮翊，兄全不知之。今別四五年，因途次會，不交一詞。到闕薦為監察御史，何哉？」公曰：「汝不自解。房瑄為人，百事不欠，只欠不言。今則不言矣，是以為用之。」班行間大伏其量矣。（出「乾鑿子」）

嚴震

嚴震鎮山南，有一人乞錢三百千，去就過傲（「傲」原作「活」，據明抄本改）。震召子公弼等問之，公弼曰：「此誠不可。旨輒如此，乃患風耳，大人不足應之。」震怒曰：「爾必墜吾門，只可勸吾力行善事，奈可勸吾吝惜金帛？且此人不辨，向吾乞三百千，的非凡也。」命左右準數與之。於是三川之士，歸心恐後，亦無造次過求者。（原缺出處，明抄本出《因話錄》。陳校本出《乾鑿子》）

盧杞

盧杞為相，令李揆入蕃。揆對德宗曰：「臣不憚遠，恐死於道路，不達君命。」帝惻然憫之，謂盧曰：「李揆莫老無？」杞曰：「和戎之使，且須諳練朝廷事，非揆不可。且使揆去，則君臣少於揆年者，不敢辭遠使矣。」揆既至蕃，蕃長曰：「聞唐家有第一人李揆，公是否？」揆曰：「非也，他那李揆，爭肯到此？」恐為拘留，以謾之也。揆門地（「地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，第一，文學第一，官職第一。揆致仕歸東都，司徒杜佑罷淮海，入洛見之，言及第一之說。揆曰：「若道門戶，門戶有所自，承餘裕也；官職遭遇耳。今形骸凋悴，看即下世，一切為空，何第一之有？」（出《嘉話錄》）

韋皋

韋皋在西川，凡軍士將吏有婚嫁，則以熟錦衣給其夫氏，以銀泥衣給其女氏，各給錢一萬。死喪稱是，訓練稱是，內附者富贍之，遠遊者將迎之。極其賦斂，坐有餘力，以故軍府盛而黎甿重困。及晚年為月進，終致劉辟之亂，天下譏之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陸暢

李白嘗為《蜀道難》歌曰：「蜀道難，難於上青天。」白以刺嚴武也。後陸暢復為《蜀道易》曰：「蜀道易，易於履平地。」暢佞韋皋也。初暢受知於皋，乃為《蜀道易》獻之。皋大喜，贈羅八百匹。及韋薨，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，復閱先所進兵器，刻「定秦」二字。不相與者，因欲構成罪名。暢上疏理之云：「臣在蜀日，見造所進兵器，定秦者匠名也。」由是得釋。（出《尚書故實》）

馬暢

馬燧之子暢，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，以進德宗。德宗未嘗見，頗怪之，令中使就封杏樹。暢懼進宅，廢為奉誠園，屋木皆折入內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吳湊

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為京兆尹，便令赴上。湊疾驅，諸客至府，已列筵矣。或問曰：「何速？」吏曰：「兩市日有禮席，舉鑪釜而取之。故三五百人饌，常可立辦。」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袁修

袁修之破袁眺，擒其偽公卿數十人。州縣大具桎梏，謂必生致闕下。修曰：「此惡百姓，何足煩人？」乃遣笞醫逐之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李勉

故相李勉任江西觀察使時，部人有父病盅。乃為木偶人，置勉名位，瘞於其壟。或發以告勉，勉曰：「為父禳災，是亦可矜也，舍之。」或曰：「李勉失守梁城，亦宜貶黜。」議曰：「不然，當李希烈之怙亂，其鋒不可當，天方厚其罪而降之罰也。矧應變非長，援軍不至，又其時，關輔已擾矣，人心搖動矣。以文吏之才，當虎狼之隧，乃全師南奔，非彗刀者能乎？」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於公異

李晟平朱泚之亂，德宗覽收城露布曰：「臣已肅清宮禁，祇謁寢園。鍾虞不移，廟貌如故。」上感涕失聲，左右六宮皆嗚咽。露布乃於公異之辭也。議者以朝廷捷書露布，無如此者。公異後為陸贄所忌，誣以家行不謹，賜《孝經》一，故坎坷而終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邢君牙

貞元初，邢君牙為隴右臨洮節度，進士劉師老、許堯佐往謁焉。二客方坐，一人儀形甚異，頭大足短，衣麻衣而入。都不待賓司引報，直入見君牙。拱手於額曰：「進士張汾不敢拜。」君牙從戎多年，殊不以為怪，乃揖汾坐（「坐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，曾不顧堯佐（「佐」下原有「汾坐」二字，據明抄本刪）、師老。俄而有吏過校，宴設司欠失錢物。君牙閱歷簿書，有五十餘千散落，為所由隱漏。君牙大怒，方令分折去處。汾乃拂衣而起曰：「且奉辭。」牙謝曰：「某適有（陳校本「有」作「以」）公事，略須決（「決」原作「次」，據陳校本改）遣，未（「未」原作「來」，據陳校本改）有所失於君子，不知遽告辭何也？」汾對曰：「汾在京之日，每聞京西有邢君牙上柱天，下柱地。今日於汾前，與設吏論牙三五千錢。此漢爭中？」君牙甚怪，便放設吏，與汾相親。汾謂君牙曰：「某在京應舉，每年常用二千貫文，皆出往還。劍南韋二十三，徐州張（「張」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十三，一日之內，客有數等，上至給舍，即須法味。中至補遺，即須煮雞豚（「雞豚」二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或生或鱸。」既而指師老、堯佐云：「如舉子此公之徒，遠相訪，君僕胡而已，何不如此耶。」堯佐矍然。逡巡，二客告辭而退，君牙各贈五緡。張汾灑掃內廳安置，留連月餘，贈五百緡。汾卻至武功，堯佐方臥病在館，汾都不相揖。後二年及第，又不肯選，遂患腰脚疾。武元衡鎮西（「西」原作「四」，據陳校本改）川，哀其龍鍾，奏充安撫巡官，仍攝廣都縣令，一年而殂。（出《乾鑿子》）

張造

貞元中，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為薪，更栽小樹。先下符牒華陰，華陰尉張造判牒曰：「召伯所憩，尚不翦除；先皇舊游，豈宜斬伐？」乃止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呂元膺

呂元膺為鄂岳團練，夜登城，女牆已鎖。守者曰：「軍法夜不可開。」乃告之曰：「中丞自登。」守者又曰：「夜中不辨是非，中丞亦不可。」元膺乃歸。及明，擢為大職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李章武

李章武學識好古，有名於時。唐太和末，敕僧尼試經若干紙，不通者，勒還俗。章武時為成都少尹，有山僧來謁云：「禪觀有年，未嘗唸經，今被追試，前業棄矣，願長者念之。」章武贈詩曰：「南宗向許通方便，何處心中更有經？好去苾芻雲水畔，何山鬆柏不青青？」主者免之。（出《本事詩》）

元稹

元稹為御史，奉使東川，於襄城《題黃明府》詩，其序云：「昔年曾於解縣飲酒，餘恒為觥錄事。嘗於寶少府廳，有一人後至，頻犯語今，連飛十數觥，不勝其困，逃席而去。醒後問人，前虞卿黃丞也，此後絕不復如。元和四年三月，奉使東川，十六日，至褒城。望驛有大池，樓榭甚盛。逡巡，有黃明府見迎。瞻其形容，彷彿以識，問其前銜，即曩日之逃席黃丞也。說向事，黃生惘然而悟，因饋酒一尊，艤舟邀餘同載。餘時在諸葛所徵之路次，不勝感今懷古，遂作《贈黃明府》詩云：昔年曾痛飲。黃令困飛觥（「觥」原作「恍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席上當時走，馬前今日迎。依稀迷姓字，即漸識平生。故友身皆遠，他鄉眼暫明。便邀聯榻坐，兼共刺船行。酒思臨風亂，霜稜拂地平。不堪深淺酌，還愴古今情。邈迤七盤路，坡陀數丈城。花疑褒女笑，棧想武侯徵。一種埋幽石，老閒千載名。」（出《本事詩》）

於頤

丞相牛僧孺應舉時，知於頤奇俊，特詣襄陽求知。住數日，兩見，以遊客遇之，牛怒而去。去後，忽召客將問曰：「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。」曰：「已去。」「何以贈之？」曰：「與錢五百。」「受乎？」曰：「擲於庭而去。」於大恨（「恨」原作「怒」，據明抄本改），謂賓佐曰：「某事繁，總蓋有關遺者。」立命小將，齎絹五百匹，書一函，追之。曰：「未出界，即領來；如已出界，即以書付。」小將界外追及，牛不折書，揖回。（出《幽閒鼓吹》）

薛尚衍

於頤方熾於襄陽，朝廷以大闡薛尚衍監其軍。尚衍至，頤初不厚待，尚衍晏如也。後旬日，請出遊，及暮歸第，幄幕茵毯什器，一以新矣；又列犢車五十乘，實以彩綾。尚衍頷之，亦不言。頤歎曰：「是何祥也？」（出《國史補》）